

烽火戏诸侯 著
FENGHUO
XIZHUHOU
WORKS

雪中悍刀行

XUEZHONG
HANDAOXING

3 春雷闯江湖

**妖刀 烽火戏诸侯 鬼斧神工
开创奇幻武侠新世界!**

阁内修行十年，可此下众生，此上无人的白狐儿脸，
独占八斗风流的青衣曹官子，
倒骑毛驴拎桃花枝的剑神邓太阿……

魔窟草包世子横空逆袭，一刀将江湖捅了个透!

[奇异人物，奇幻场景，颠覆传统，荡气回肠！]
[组成不一样的鲜活历史，不一样的瑰丽江湖！]

首部完美收官之作，绝对珍藏!

烽火戏诸侯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中悍刀行. 3, 春雷闯江湖 / 烽火戏诸侯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399-6692-2

I. ①雪… II. ①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45951号

书 名 雪中悍刀行3 春雷闯江湖
作 者 烽火戏诸侯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风染白 梁 朕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风染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692-2
定 价 28.0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雪中悍刀行4孤身行北莽》 即将震撼上市，敬请期待！



收集全套《雪中悍刀行》Q版人物志，
惊喜大奖等着你！

第四册封面将升级全新改版，
外加书中精彩场景大海报.....
筒子们，想看到哪个人物出现在封面上，请发私信联系：
<http://weibo.com/u/2338249451>



绘制：反染白



第一章 老供奉帷幄庙堂，穷书生曲水清谈 / 1

徐风年不以为然道：“就你们读书人忧国忧民，但有几个做了一辈子道德圣人，可曾真正摸过铜钱？知道一个馒头得花几文钱吗？”

第二章 话长卿国士无双，道姜泥去留彷徨 / 35

据传这位曹青衣曾面对皇帝笑言，天子一怒固然可以让春秋九国伏尸百万，我匹夫一怒，如何？

第三章 恼姜泥青衣相随，叹徐骁别京无回 / 63

亭中徐风年下意识抬起手，好似想要去拉住什么，但还是放下。

拿起什么不算重，放下，才吃力。

第四章 云锦道士钓蛟蜃，世子梦中斩天龙 / 83

再转头，望向星空，徐风年一字一字说道：“我有一刀，可杀天龙天人！”

第五章 救姐弟凤栖梧桐，羞怜恼最是慕容 / 111

徐骁你把自己当作屠夫就行，别做其他事情，只要剃人，剃人再剃人，一路剃过去，就能剃出一个太平盛世了。

第六章 世子兄弟喜相逢，轩辕世家生暗潮 / 149

“敬城要让老祖宗知道，他所谓的三教贯通，狗屁不通。”

第七章 轩辕敬城非庸才，祸起萧墙终不免 / 172

刹那间，天上乌云旋转如龙卷，骤然下降。

轩辕敬城轻声道：“我撼昆仑。”

第八章 儒圣徽山显神通，剑神重回地仙境 / 188

半晌后她起身去拿回酒杯，才发现杯底刻有两行小字，字迹清逸出尘。

“人生但苦无妨，良人当归即好。”

第九章 轩辕青锋成新主，四大天师重聚首 / 218

她来到崖畔，展露出一个谁都不曾见过的凄美笑颜，“敬城，不与你赌气了。”

她纵身一跃。

第十章 逢道士原是高人，恼小虫频闹伤神 / 237

中年道人出现一抹稀罕的恍惚，转头望向那座天劫过后坑坑洼洼的大雪坪，喃喃道：

“世间文字八万个，唯有一字最是能杀人。”

第十一章 徐渭熊执黑不败，羊皮裘借剑两千 / 256

这番雄奇瑰丽的异象，缘于一名孤寂江湖太多太多的独臂老头的一句话，“王仙芝！李淳罡来访东海，借这满城剑，与你一战！”

第十二章 赞剑神新老齐现，叹掌教终归下山 / 275

这一日，武当年轻掌教骑鹤至江南，与徐脂虎骑鹤远离江湖。仙人骑鹤下江南，才入江湖，便出江湖。



第一章

老供奉帷幄庙堂，穷书生曲水清谈

徐凤年不以为然道：「就你们读书人忧国忧民，但有几个做了一辈子道德圣人，可曾真正摸过铜钱？知道一个馒头得花几文钱吗？」

写意园，徐脂虎的私闺中渗出一股血腥气，连三座多加了上品龙涎香饼香球的紫烟檀炉都遮掩不住。徐脂虎脸色苍白地望着正在给徐凤年把脉的李淳罡。世子殿下上半身裸露，趴在床上，脊柱部位血肉模糊，老剑神露出一脸惋惜，吓得天不怕地不怕的徐脂虎泪珠啪啦啪啦往下掉，双手捂住嘴都不敢哭出声。

才在鬼门关逛荡一圈的徐凤年看上去并不像濒死之人，没好气地道：“死不了。”

李淳罡点点头说道：“是死不了，可惜。手刀再进一寸，就是大罗神仙都救不了，现在嘛，皮外伤。可是那个杀死王明寅的少女杀手？”

徐凤年阴沉着脸嗯了一声。他带着大戟宁峨眉、魏叔阳以及五十轻骑赶赴江心郡，一开始就跟两位扈从说好了要引蛇出洞，但没料到这养大猫的姑娘耐心实在太好，从阳春城到江心郡一个来回的路途中，世子殿下处心积虑卖出那么多破绽都不抓，等入了城门，徐凤年刚刚松口气，那出人意料跟壁虎一般贴在阴暗壁顶上的杀手轻轻坠下，一击得手。所幸她似乎没有预想到世子殿下已是大黄庭四楼，若是芦苇荡的徐凤年，就要被她一刺当场敲碎脊柱。但接连几次刺杀都未果，恼羞成怒的呵呵姑娘在城门孔洞中马上展开追击。徐凤年脚尖踩在侧壁上，她紧随其后，正要递出第二刺，宁峨眉短戟已经掷出，魏叔阳也身形如鹞子掠起，白马义从纷纷抬出开山弩，她见势不妙，并不恋战，从内门墙孔溜出，纤手五指凿入城墙就跟切豆腐一样，几个跳跃，瞬间没了身影。

途经雄宝郡时，溪畔马匹饮水，闭息久候的她也曾出手一次，从溪底冲出。不过当时李淳罡离得不远，瞬间便有剑气奔袭而至，没有给她近身的机会。众人只看到这少女匿入水中，游鱼一般消逝，密密麻麻骤雨般的弓弩与短戟都无法伤其丝毫。

真是附骨之疽！

徐凤年安慰道：“姐，真没事。”

放下心中巨石的徐脂虎擦了擦眼泪，破涕为笑，啪一下狠狠一巴掌甩在他屁股上，“没事没事，这还叫没事！你这德行，晚上姐怎么跟你睡一张床上说悄悄话！”

李淳罡脸色古怪，本想调戏两句，但想想还是作罢。以徐凤年的小心

眼，不敢跟自己怄气，指不定就要把气撒在姜泥头上，真他娘的是一物降一物，老夫也有今天，没天理了。他恋恋不舍地起身离开香喷喷的闺房，房中青鸟与丫鬟二乔也都识趣闪人，只剩下这对打小便关系亲密的姐弟。虽说是外伤，但皮开肉绽的，也不好受，徐凤年正想偷个闲休憩一番，但马上就察觉到不对劲，然后既是无奈又是愤懑地道：“姐，你脱我裤子做啥，那里没伤到！”

徐脂虎一点没当姐姐的悟性和架子，娇滴滴柔声道：“凤年啊，姐不放心，还是看一看为好。这里没外人，你脸红个什么。”

徐凤年伸手誓死护住腰带，扭头怒道：“姐！都多大的人了，别这么没羞没臊好不好！”

徐脂虎故作一脸幽怨，好一副泫然泪下的凄凉神情。要是道行浅的，如江南道那帮学子名士，见到这个还不丢了魂？可徐凤年跟这大姐朝夕相处那么些年，还会不知道她的伎俩？一点都不敢放松手劲，生怕一下子就给她得逞了。姐弟两人僵持不下，徐凤年求饶道：“姐，算我求你了行不，没你这么趁火打劫折腾伤患的。”

徐脂虎悻悻然缩手，不过没忘记再拍了世子殿下下的屁股一下，轻笑道：“哟，挺翘，练刀就是好，这体魄架子硬是要得。等你伤好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可得好好让姐把玩把玩。”

徐凤年头疼道：“你再这样，我明天就去二姐那里了。”

徐脂虎俯身，妩媚如狐仙的美艳脸庞凑在世子殿下附近，吐气如兰，哼声道：“没良心的家伙，你说家里谁最疼你宠你，小时候是谁尿床，又是谁偷偷帮你洗被子？这会儿就翻脸不认人了？”

徐凤年转头近距离望着这张很难被外人看出端庄贤淑的脸庞，轻声道：“姐，为什么不跟我回家？”

徐脂虎干脆蹲在床头，托着腮帮凝视着这个才入阳春城便大开杀戒的弟弟，温柔道：“这就是姐姐的家啊。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要不怎么会有覆水难收的说法，姐就算回北凉，也只是算省亲，不算回家了。”

徐凤年默不作声。

徐脂虎伸手抚摸着这个为了她不惜在江南道上四面树敌的家伙，看了那么多年，总是看不腻看不烦呢。她轻轻道：“家里小叔，就是那位棠溪剑

仙卢白颀说你倒行逆施，不成气候，这是因为他不知道凤年有多喜欢姐，姐当然是知道你心疼的啊，在城内杀搬弄唇舌的无聊士子，去江心郡把那刘黎廷活活拖死到湖亭郡，你除了想给姐出口恶气，其实也是想逼着姐在江南道没办法再待下去，好跟你回北凉，对不对？你这个傻瓜，姐在哪里不是你的姐，真回到了北凉，就能开心了？以后等你二姐从上阴学宫回去，还不得天天跟她为了你争风吃醋呀，姐说大道理总没能说过她的时候，才不乐意受这个气。这次你舍近求远先来看姐，她这个连你喊声二姐都要不开心的家伙，还不得气坏了。”

徐凤年赌气地哼了一声。

徐脂虎伸手捏了捏这张棱角越发分明的脸庞，笑道：“长得是越来越有味道了，其实还是个孩子。”

徐凤年刚想说话，徐脂虎摆摆手道：“睡吧睡吧，别赶姐走，姐好好看看你。”

徐凤年沉沉睡去。

第二天世子殿下清晨醒来的时候，发现大姐就趴在床头睡着了。他苦笑着起身，后背伤口已经结痂，伤势痊愈的速度不可谓不惊人。虽说离金刚境还有很大距离，但比起寻常武夫的身体，已有巨大优势。

徐凤年起床的声音没吵醒徐脂虎，倒是把睡在隔壁的侍寝丫鬟二乔给惊动了。尽心尽职的女婢，大多都睡意不深，她随意披着外衣便小跑进来。酷暑天气，她本就穿得清凉，初长成的身段婀娜多姿，长得婉约，有着江南女子独有的水润灵气，体态轻盈，否则京城达官显贵也不会家家户户养瘦马了，这江南道调教出来的瘦马与西楚腴姬并称双绝。

徐凤年伸出手指嘘了一声，示意这位豆蔻年华的少女动作小些。她看了眼世子殿下的赤裸上身，小脸涨红，迅速低头，生怕逾了规矩。越是高门豪族，规矩条框便越是森严，主子们都性格迥异，下人自然不敢恃宠而傲，越雷池一步，何况丫鬟二乔听多了小姐嘴里的北凉世子骄横行径，加上昨天那场风波，就更不敢有任何马虎了。小丫头本以为这世子殿下到了湖亭郡，最多就是见过了小姐以后去江心郡揍一顿那个妻管严的诚斋先生，她的小脑袋想破都想不到殿下会把刘黎廷给用骏马从江心郡拖尸拖到卢府啊。

徐凤年拿起床头一只羊脂玉瓶，压低嗓音轻笑道：“二乔，帮忙涂抹药

膏，后背我够不着。”

小姑娘颤抖着接过玉瓶，倒了些香气扑鼻的药膏在指尖上，抬脚坐在床边，红脸红耳红脖子地轻柔涂抹在世子殿下的后背上。指尖触及肌肤时，她娇躯一颤，少女脸上的晶莹肌肤几乎能滴出水来，只是当她看到殿下后背除了新伤，还有一些分明有些时日的旧伤痕时，才觉得触目惊心，不敢想象为何如此家世煊赫的殿下也会伤痕累累，谁吃了熊心豹子胆不成？

小丫鬟二乔在庭院深深如王侯的卢府，尤其是幸运地在徐脂虎庇护下，如何能体会庙堂江湖的阴险与浩渺？对她而言，小姐一餐少吃了些米饭或者中暑了着凉了便是顶天的大事了，像被悍妇扇了一耳光，她便是拼死也要给小姐报仇还恩去。

大体来说，二乔是幸运的，能够碰上徐脂虎这么个护短的寡妇主子，都不需担心被主子的男人轻薄这类事情。世族高门里头，有几个如她这般可口诱人的侍寝丫鬟能保持完璧之身？早就被偷吃或者光明正大吃得连骨头都不剩了，闺房私趣，便是道德楷模的圣贤大儒也不能说什么。

徐凤年在她帮忙下穿上一身崭新衣衫，悄悄下了床，笑道：“二乔，我出去透透气，你候着我姐便是，让她自然醒好了。”

二乔胆怯羞涩地嗯了一声，这时才发现世子殿下身材修长，比起江南道男子都要高出许多呢。

徐凤年走出屋子，青鸟站在院中，主仆二人离开写意园，沿湖散步。徐凤年看到棠溪剑仙卢白颀早已坐在亭中，不知是否在等自己，他不假思索地走去。卢氏琳琅七杰，卢白颀年岁最小，因为一直没有娶妻生子，就并未分家而出，住在了退步园。因为家主卢道林在京城担任国子监右祭酒的清贵位置，这栋卢府中大小事务一般都交由卢玄朗处理。棠溪剑仙一般不理俗事，但越是如此，在大事上越一言九鼎，连嫡出掌握卢氏大权的卢道林、卢玄朗两人都要重视这位庶出弟弟的意见。

卢氏七杰，除去这三位，有一人潜心修道，一人遁入释门，其余两人都在泲州为官，皆是正四品。地方上的正四品，已是名副其实的一方大员，远比京师清水衙门的正四品甚至是从三品还要吃香。虽说京官一直在骨子里轻视外地官员，但真正想要入阁掌部的当红官员，大多要在从四品时主动要

求外放到地方，多则六年，少则三年，积攒了足够资历人望再返京城，才算真正成为王朝的栋梁之臣。本来以卢白颀才华，可以成为卢氏仅次于家主卢道林的主心骨，没奈何棠溪剑仙无心仕途，反倒是与家族六位兄长的关系都十分融洽，与谁都说得上真心话。其余六人相互之间大体上关系和善，却难免有些深层次的不睦。像亲手创办白松书院的卢玄朗就不太看得起两位做官的弟弟。学院里士子聚众清谈时，曾带头抨击时政，将两人批判得体无完肤，因此这位白松先生与两个务实治政的弟弟可以称作道不同不相为谋。尤其是在浩浩荡荡的洪嘉北渡中，卢玄朗对于卢氏吸纳诸多名声不显的中下士族子弟，相当不满，私下贬斥为南方沆瀣蛇鼠窃居卢氏高粱，只是家主仍是兄长卢道林，卢玄朗也只能发发牢骚。

入了亭子，徐凤年行晚辈礼，毕恭毕敬道：“凤年拜见棠溪先生，昨晚误以为先生要拦阻入府，情急之下言语不敬，望先生莫要怪罪。”

卢白颀冷淡道：“世子殿下言重了。不过本人没有几斤道德仁义可供贩卖，不知殿下入亭所为何事？”

徐凤年笑道：“大姐这些年一直说棠溪先生的好，今日是来跟棠溪先生讨打的，刚好凑巧负了点伤，想了想先生下手会轻些。”

卢白颀明显愣了一下，泛起一点笑意说道：“殿下这泼皮无赖的脾气，倒是跟你姐如出一辙。”

徐凤年说道：“我们姐弟都是跟徐骁学的。”

卢白颀是第一次从人嘴里直截了当听到“徐骁”二字。江南道上，高士名流再言谈无忌，最多也就是以“北凉那大蛮子”代称，敢说“徐瘸子”的极少，但撑死也就是在私密场合敢这么说，更别提对徐骁直呼名讳了。卢白颀笑了笑，道：“殿下还要待多久？打算再杀几个江南道士子？”

亭中剑意横生。

青鸟皱眉，就要踏入亭中，徐凤年摆摆手，拦下这枪仙王绣的女儿，面朝棠溪剑仙平静说道：“他们不惹我就好。我又不是魔头，吃饱了撑着就要杀人。饱暖思淫欲还差不多。”

卢白颀冷笑道：“殿下就不怕给仍在京城的北凉王惹麻烦吗？”

徐凤年摇头笑道：“棠溪先生有所不知，我若是心平气和来了江南道，再云淡风轻离开江南道，由着那帮读书人编派我大姐，徐骁才真的要动怒。

杀刘黎廷也好，杀士子也罢，江南奏章如雪片飞往京城，徐骁头痛归头痛，其实很开心，以后回了北凉，指不定私下还要骂我为何才杀了这么几个。”

卢白颀无奈叹道：“殿下你这一家子。”

只是棠溪剑仙浅淡笑容中分明多了一份真诚。

徐凤年望向湖水，道：“我姐还是不肯回北凉，她说这里就是她的家。这个家有什么好的，棠溪先生教我。”

出乎意料，卢白颀没来由哈哈笑道：“不好，的确是一点都不好。可惜这个家我说了不算，否则早就让你姐滚回北凉了，赶紧滚，眼不见心不烦，省得我出门游山玩水都不痛快。”

徐凤年立即对这泱州剑仙好感倍增，咧嘴笑了笑，有那么点顽劣晚辈与开明长辈相处的味道了。

徐脂虎醒来时寻觅弟弟的身影，结果出了写意园，就看到亭子中俩家伙面红耳赤大眼瞪小眼。女婢青鸟见到长郡主后，行礼时嘴角带笑，这让徐脂虎松了口气，还以为亭子里两人就要大打出手了。棠溪剑仙似乎没能争执胜出，冷着脸挥袖离去。徐脂虎看到一脸无辜的弟弟，好奇问道：“这是闹哪一出？小叔该不是要去拿霸秀剑伺候你了吧？”

徐凤年嬉皮笑脸没个正形说道：“没呢，在跟先生聊洪嘉北奔的事情，有些分歧，说着说着就变成吵架了，想必还不至于要刀剑相向，顶多晚些时候再论战。也就是棠溪剑仙，换作别的江南道名士，我早就拿刀砍杀一通。”

徐脂虎伸出手指点了点弟弟的额心，“你呀你呀，也不知道在长辈面前装得温良恭俭些。”

徐凤年等大姐坐在身边，眯眼问道：“那卢玄朗还在做缩头乌龟？”

徐脂虎丢了个媚眼，语重心长道：“规矩，规矩呢，别没大没小，记住了，下次见着面别摆张臭脸。卢府好歹是正儿八经的大族，不是人人都像小叔这般好说话的。”

徐凤年不置可否，只是白眼。徐脂虎拇指肚在他额心摩挲着，啧啧称奇道：“昨晚摸了一晚上，都没能把这好看的紫印抹去，八成是真的了。姐以后可以化这妆，好看，说不定可以风靡江南道。”

涌起一股无力感的徐凤年无言以对，轻轻拍掉她揩油的手指。

徐脂虎问道：“饿了没？要是身体撑得住，姐带你去报国寺吃斋饭去，滋味极好。”

徐凤年点了点头。这一趟出卢府，除了闲情逸致的姐弟二人，鱼幼薇并未出行，青鸟被他按在府上好生休息，于是就只喊上了魏叔阳、宁峨眉以及老剑神、小泥人四人，凤字营轻骑都被留下来。不过靖安王妃仍是被丫鬟二乔去喊了起来，裴王妃好不容易在出襄樊后有了像样的床榻睡觉，恨不得一觉睡个几天几夜，起床时颇不情愿，上马车时还睡眼惺忪，显然是没睡饱。一行人分乘两辆马车，马夫分别由大戟宁峨眉和老剑神担任。本欲避开的裴王妃被徐脂虎点名留下，车厢内除了姐弟就只有这位从高高枝头跌下的她，而徐脂虎打量她的眼神十分不客气，啧啧道：“不愧是胭脂榜上的美人，连我这女子看了都要动心。”

徐脂虎伸手就要去捏靖安王妃的凝脂肌肤，被神情冷漠的裴南苇不卑不亢地躲开。她对这位连青州都骂声喧嚣的无德寡妇，恶感说不上，好感肯定欠奉。只不过人在屋檐下，不敢表露出来。徐脂虎见她躲开，有些无趣，转头一脸坏笑问徐凤年：“尝过了？”

徐凤年没好气道：“没，你想要，晚上让裴王妃睡你那里，只要别来祸害我就成。”

徐脂虎放声大笑，几乎笑出眼泪，沉甸甸的胸脯乱颤，一点不顾忌地趴在徐凤年肩头上，气喘吁吁地媚笑道：“算了算了，姐还是乐意跟你睡一起，与这等国色天香的美人儿磨镜子，虽说也不差，可哪里比得上跟你同床共枕。”

靖安王妃满眼震惊，看待这对姐弟有着毫不掩饰的憎恶，显然是信以为真他们之间有那有悖伦理的悖德关系。

眼神一冷的徐凤年拿绣冬刀鞘重重拍了下她的脸颊，徐脂虎唯恐天下不乱，彻底依偎在世子殿下怀中，津津有味地望着这位靖安王妃。这姿态，哪里像是姐姐，分明如同内宅里争风吃醋的妻妾，得宠后耀武扬威给手下败将看呢。徐凤年心中叹气，但既然是姐姐胡闹，就由着她去了，她开心就好，至于一脸厌恶的裴王妃心中所想，关他何事？

徐脂虎得寸进尺，双手搂着徐凤年脖子，不肯安分守己地拿脚蹭了蹭

脸色寒霜的裴王妃，笑道：“王妃姐姐，要不妹妹教你一些受益终生的狐媚手段？这女人哪，床下端着架子是好事，到了床上还如此，可就要惹男人厌了。姐姐都这般岁数了，若再放不开，可不就是浪费了三十年如狼四十如虎的本钱了么？”

姐姐妹妹四字，徐脂虎咬字极重。听在裴王妃耳中，自然十分刺耳，尤其是那三十四十的说法，相信再豁达的女子，都要揪心啊。

布衣木钗的裴王妃板着脸，撇过头，抿起嘴唇一言不发。

徐脂虎惋惜道：“漂亮是漂亮，就是不懂半点风情，难怪我弟弟这种端着碗里看着锅里的家伙都对姐姐你不下筷子。”

徐凤年终于出声道：“好了，姐，你就别吓唬这位贞洁烈妇的靖安王妃了，再说下去，她就要吞钗自尽了。”

徐脂虎故作惊讶道：“瞧不出王妃姐姐这般刚烈啊。”

徐凤年笑道：“王妃，要不你吞钗给我姐瞅瞅？”

裴王妃眼神凄离，咬着牙背对着他们，脸颊上流下两行清泪。

徐脂虎在世子殿下耳畔悄悄道：“原来也是可怜人。”

徐凤年不置可否。

来报国寺来得早，寺门还未开启，十几拨香客都在寺外歇息闲谈，大多都是湖亭郡里的熟人，当看到寡妇徐脂虎下了马车，立即闭嘴不语，相比前段时间的看戏心态，昨天波澜过后，湖亭郡别的县城还好，阳春城里所有消息灵通的士族门阀却早已被那世子殿下的手段给震骇得讷讷无言。当街杀士子后，横冲直撞驱散城内数倍人数的甲士，据说连卢府的中门都给拆卸了，当晚又将诚斋先生拖尸入城再抛尸门口，这等行径，岂是惨绝人寰可以形容？城里家族的老辈们连夜起身，与世交们挑灯夜谈，都痛心疾首说这是泱州百年不遇的耻辱，传言州内对待豪阀手腕最是铁血的郎将董工黄已经得到命令，今天就要从州府带六百精锐赶来阳春城，谁不知道这初上任便杖杀姑幕许三公子的董郎将与庾氏关系很深，更是顾剑棠大将军昔日的心腹爱将？

寺门紧闭，徐凤年下车后，看见寺前贴着山根有个小巧玲珑的方池子，泉边绿树相拥，又有一株盘虬奇怪的古松。徐脂虎亲昵地挽着他的手臂走去，池里一侧各有石雕龙头，龙口里一滴一滴淌着泉水，水倒是清，池底香

客丢下的散落铜钱清晰可见。徐脂虎捡起一根枯枝，蹲下去搅动泉水，停下时水面上就会出现一条细如银丝的分水线，她抬头笑道：“看见没，据说这是山水和泉水两种水质轻重不同混淆一起而产生的景象，有意思吧？”

徐凤年蹲下去，想要伸手到水里捡起几颗铜板，被徐脂虎拿树枝一拍，笑骂道：“你穷疯了啊？”

徐凤年仍是捡起了一枚铜钱，两指捏住，嘿嘿笑道：“能省则省嘛。”站起身，寺外空气清新，鸟鸣声一声递一声，抬头望去，寺中绿意一层高一层。收回视线，身边那棵古松果然生得不俗气，粗壮主干左折右旋，苦苦弯作数叠，扭曲如一条卧龙，真不知是天意还是人为。老剑神和姜泥便在树下站着，羊皮裘老头儿叹道：“天意如此太有情，可出于人力的话，则太过于无情了。”

徐脂虎拿树枝指了指古松，跟徐凤年解释道：“当地人都喊它卧龙松，说折一枝都会流出血来，不过我倒是没见过谁真去做这事。”

徐凤年笑道：“我去试试看？”

徐脂虎瞪眼道：“你敢！”

徐凤年撇撇嘴。

一旁二乔看到这场景，温婉一笑。世子殿下果然是跟小姐很相亲相爱呢。兴许是被瞥见了偷笑，徐凤年朝小姑娘做了个鬼脸，吓得婢女赶忙躲到徐脂虎身后。小姑娘心如鹿撞，好像不是怕，只是被什么轻柔挠了一下，就再安静不下来。

徐脂虎转头看了一眼神情恍惚的小丫头，会心笑了笑，就说嘛，天底下哪有不喜欢自家弟弟的女子。但明面上徐脂虎还是妩媚白了一眼无心之举的徐凤年，拿树枝挥了挥，仿佛是警告他别在佛门净地拈花惹草。

寺门缓缓打开，两个小和尚合手行礼。只是今天厢房提供香客斋饭的地方，徐脂虎一行人落座后，就再没人敢进去。

徐凤年这一桌徐脂虎坐着，加上九斗米老道魏叔阳，还空了条凳子，丫鬟二乔和武将宁峨眉都站着，靖安王妃有自知之明，加上来的路上实在是被欺负得惨了，更是不会坐下。徐脂虎是喜欢热闹的人，就将坐在隔壁桌的姜泥喊来，小泥人犹豫了一下，没有拒绝，走近后被徐脂虎拉在身边长凳上坐下，笑眯眯道：“姜泥，真是越长越俏了，你这妮子小时候就长得好看，那

会儿府里也就你能跟凤年比了，我起先还担心女大十八变，怕你长大了就不好看，现在看来是瞎操心了。来，跟姐姐说凤年欺负你了没。”

小泥人在世子殿下和老剑神面前挺泼辣的一妞儿，此时竟红着脸不说话。

徐凤年拆台笑道：“脸红了，难得难得。”

姜泥没怒目相向，桌下抬脚就踩下去。

世子殿下抬双脚，嘿嘿笑道：“我躲我躲躲，就你还想跟本世子过招？”

有徐脂虎在场，姜泥就没什么嘴皮子上的动作。

徐脂虎柔声笑道：“看样子肯定是经常被欺负了。没事，回头我就帮你收拾他。”

小泥人低着头不说话。

徐凤年嘀咕道：“是我姐还是她姐啊。”

徐脂虎抬手作势要打，世子殿下侧了侧身。她爱怜地摸着姜泥这小妮子纤细的肩头，“姜泥，听说你出北凉后就给这无赖读书？这是好事儿。这段时间嘛，来给姐姐读王东厢的《头场雪》，价钱加倍，都从那家伙口袋里掏，他不敢不给。”

姜泥抬头重重嗯了一声，是这个月里破天荒的笑脸了。

徐凤年大煞风景调笑道：“酒窝，两个小酒窝，哈哈，被本世子看到了！得，双倍价钱就双倍，值了。”

姜泥立即板着脸，但眼中还是笑意盈盈，自然都是因为徐脂虎，跟那混账没半文钱的关系。

徐脂虎笑道：“咱们的小姜泥笑起来最好看了，天底下任何女子都比不得。所以要多笑笑，不容易老。”

隔壁桌跷着二郎腿的羊皮裘老头儿笑呵呵道：“徐小子，你这姐倒是没白生这身段，心肠比你好多了。”

徐脂虎搂着小泥人，扭头妩媚一笑，“就冲李剑神这句话，回头好酒十坛。”

老剑神竖起大拇指，赞道：“豪气！这酒老夫喝定了，这些天在江南道上谁敢与你过不去，老夫第一个跟他不对付。”